



农村小戏作品选

大连市群众艺术馆 编
大连市戏剧工作者协会

——1983——

小戏作品选



大连市群众艺术馆 编
大连市戏剧工作者协会

前 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引下，工农业发展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生活在我市农村的广大业余作者争相创作出各种题材的小戏，从各个侧面反映变化了的农村生活中的新人、新思想、新面貌，以启迪或激励人们积极向上。为培养人才，繁荣小戏创作，我市近年每年一度的农村小戏创作调演已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涌现出的作者、作品，不论在质量、数量和种类之多，都是一年胜过一年。展望未来，形势喜人。

为进一步鼓励、扶植我市业余作者及其作品，同时也为丰富农村文娱宣传活动，我们特将八三年农村小戏创作调演获奖作品从中选出十个小戏，（其中有的已被省、市有关文艺宣传部门选用、刊出），编成这个集子供农村新年、春节文娱活动选用。这里有话剧、拉场戏、相声剧、评剧、吕剧等，为照顾各类剧种有的质量稍差些也选编在内，便于广大群众对各类剧种的爱好选用。但，由于篇幅所限，剧种的曲谱只能另行刻印部分，已在该剧注明，请作者、选用者谅解是盼。

—— 编 者

1983.10

1983年
小戏作品选

目

录



剧 本

- | | |
|-------------------------|------------|
| 1 · 同 行 (小吕剧) | 刘仁兴 |
| 29 · 婆婆今天来 (小戏曲) | 王国岐 |
| 48 · 先给谁敬酒 (小评剧) | 由德浚 |
| 70 · 亲生儿女 (小评剧) | 牟永臣
谢宗祥 |
| 93 · 一枝花 (小评剧) | 王连发
贾琪华 |
| 118 · 富了以后 (独幕话剧) | 郑业林 |
| 150 · 失马得驥 (拉场戏) | 王贵新 |
| 166 · 喜洋洋 (相声剧) | 逯志发 |
| 192 · 银兔记 (小评剧) | 郑海金
张崇谦 |
| 211 · 送 鸡 (拉场戏) | 黄成金 |

剧 照

- | | |
|---------------------|-----|
| 同 行 | 黄 甄 |
| 婆婆今天来 · 先给谁敬酒 | 刘振玉 |
| 喜洋洋 · 送鸡 | 刘振玉 |
| 亲生儿女 · 富了以后 | 黄 甄 |
| 一枝花 | 刘廷英 |
| 失马得驥 | 牛思奇 |
| 银兔记 | 黄 甄 |

同 行

刘 仁 兴

时 间 一九八二年春天。

地 点 某公社红岭大队。

人 物 玉 芹 女，25岁，新媳妇，红岭大队新上任兽医员。

吴老大 男，55岁，承包户。

李大娘 女，56岁，养猪户。

张善夫 男，55岁，土兽医。

布 景 台右侧是玉芹家的一角。台中是家院，偏左有大柳树、石墩等。深处有横贯舞台的栅栏院墙，中间是出入口。墙外远处可见一排排大小猪舍。远处是山野，桃梨花开的春景。

幕 启 鹊雀叫声中幕后伴唱——

风和日丽艳阳天，

鸟语花香景万千，

责任制落到咱心坎，

老和少抓致富携手并肩。

〔玉芹身穿水红花衫、绿裤，腰系花围裙，端一盆洗净的衣服，踩着音乐节奏喜悦上。〕

玉 芹（唱）桃花落梨花开云儿淡淡，

怎比上玉芹我心花鲜艳，
我嫁到红岭村两天整啊，
老觉得心里头比蜜还甜。
我把衣服在院里晒……

（忽听幕后传来喽喽的唤猪声）

〔吴老大从台右猪圈边赶猪一闪跑下。〕

〔玉芹跟着张望。一头小猪串跑，玉芹一弓腰抓住，细看，发现小猪没骗。〕

玉 芹 （惊叫）哎呀，怎么，猪崽都这么大了还不骗？这不耽误长了吗？（突然想起什么）怪不得队长昨天跟俺说红岭村养猪养鸡专业户、承包户发展很快，山沟里缺少兽医员……俺在家多呆一天误老事啦。（沉思片刻）不能再等了。

（接唱）见小猪没有骗急在心间。

（玉芹进屋）

〔吴老大身捆白围裙，手拿猪勺子撵猪上。〕

吴老大 喽喽喽，（追猪，抓住一头小猪扔进猪圈，又追）
哄！哄！哄！（擦头上汗）他娘的！两条老腿能撵上你们四条腿的活兽吗？

〔玉芹闻声，从屋内走出查看。幕后一社员喊：“吴老大！你是养猪还是放猪？都拱进俺家菜园里啦！”又一社员喊：“老吴叔啊！病母猪跑到俺公猪圈啦！传染上病怎么办？”〕

吴老大 （连连应声）哎！哎！就去。（跑下）

〔玉芹向台右猪场望。〕

玉 芹 （唱）见老人连急带累满头大汗，
玉芹我看在眼里心不安，

群众的疾苦我怎能不管，
今天我这兽医员必须出面。

〔吴老大气哼哼跑上。〕

吴老大 这象话吗？光喊养猪养猪，连个骗猪的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哪！

玉 芹 大叔！

吴老大 （看着玉芹）嗯？这个人好面熟啊！

玉 芹 （看着吴老大想起）大叔，您……您不认识我啦？

吴老大 嗯，俺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

玉 芹 （指自己家的房子）俺就住在这。

吴老大 噢，你结婚那天俺出门啦！论辈来说（面熟）嗯？你是……

玉 芹 对！是我，两年前俺把您家的小猪骗死了……（负疚地）

吴老大 （惊）啊？……噢，（想起地）

（唱）二年前就是她不知深浅，
骗死了俺家猪叫人心酸。

玉 芹 （唱）他曾经为这事告到公社，
俺道歉又赔款心才坦然。

吴老大 （唱）现如今她成俺的侄媳妇，
想往事倒叫我难以开言。

玉 芹 （发现一头小猪崽串跑）哎呀，小猪崽又跑出来了。
（顺手利落地抓住，扔进猪圈）

吴老大 （惊奇）嘿！抓的好麻溜啊。侄媳妇，别弄脏了衣裳！

玉 芹 不怕。哎呀，街坊邻居的俺也不知道叫您大叔对不对辈？

吴老大 对辈对辈！嘿……你老公公的爷爷和我爷爷是亲老哥

俩，我爹和你爷公公是亲堂叔兄弟！

玉 芹 哎呀，那咱是一家人哪！

吴老大 咳！（不好意思地）侄媳妇，早知有今天，当初那头猪说啥也不能让你赔呀……

玉 芹 早知有这天也应该！骗死人家的猪多咎都该赔！大叔啊！您圈里的小猪是不是都好骗啦？

吴老大 二月十二下的六窝猪崽五六十头，哪一头都有二三十斤，这耽误长了是个小事，闹腾得四邻不安可真抗不了啊！

玉 芹 大叔，不知您现在信不信服我，要是相信我，现在就骗……

〔吴老大迟疑不决。〕

玉 芹 俺拿工具去。（欲下）

吴老大 这……（推辞地）哎……侄媳妇，嘿，你刚过门啊……俺家那猪我已经托人叫张屯张善夫来骗啦，要骗等以后再说。嘿……

玉 芹 大叔，我要是象两年前又把您猪骗死，今天还保证一个不少的赔您钱！

吴老大 嘿……哪能，哪能啊！

玉 芹 （见情不便勉强）那，我先到屯里看看去。大叔，有事只管喊我啊！（下）

吴老大 哎。（望着玉芹背影，自言自语地）咳！俺还能老吃黄豆不嫌腥？虽说事隔二年了，可她终究还是个妇女呀。

〔李大娘疾上。〕

李大娘 老亲家！

吴老大 哟！亲家母，什么事急躁躁的？

李大娘 你赶紧找个人给俺留的那头母猪骗了吧!

吴老大 啊! 你家那头猪肚子嘟噜着, 要条有条, 要架有架, 不是留培育母猪吗? 现在专业户, 承包户这么多, 猪崽子一元二二三斤, 不用下多, 一窝十拉个就是一二百元。下个三窝两窝的不就好几百元吗? 你要把它骗了, 这不是拿着财宝当球踹吗?

李大娘 亲家, 什么人说话: 人想财忙断肠, 财想人不着忙。

(唱) 那头猪成天调皮腿脚轻,

要欢拱圈没命地往外蹦,

有一天跳上了墙头顶,

连拱带叫哞哞直哼哼,

我拿起扫帚把它打,

扑腾一下摔在那路当中,

后腿摔成了瘸子拐,

你说我再要不骗怎么行?

吴老大 嗯, 想骗么? 别说你那猪都百八十斤了, 连我这一群二三十斤的还找不到人骗呢? 这专业户 承包户 一多, 这骗猪的还成了香宝啦! 这不, 昨天我老妹家二秃子来找我买兔子, 我捎信叫他屯张善夫来骗猪, 到现在还没个影呢!

〔幕后吵闹声: “吴大叔, 要是能找到骗猪的给俺家猪骗一骗, 简直要疯啦!”

吴老大 (应声。向李大娘) 亲家母, 你在家等着, 他来俺就叫他去, 骗小猪虽然是老法也挺灵, 可你这百八十斤的大壳郎, 能不能骗, 咱可不知底呀。

李大娘 要不哈胆俺到公社去找一个。

吴老大 拉倒吧! 好几十里路, 再说那些嘴上没长毛的更没个

准，你还是等着张善夫吧。

李大娘 好，好，俺信服你！

吴老大 信不信服，等张善夫来了再说吧。（幕后传来猪叫声）你听听，又饿啦，我上圈看看去！

李大娘 那也好！俺等着。（二人下）

张善夫 肩上挎着旧书包，头戴旧破前进帽上。

张善夫 （将帽摘下扇汗，又往空中一扔耍杂技似的巧落在头上，兴致勃勃地）哈……

（唱）我叫善夫本姓张，

五十多岁光棍郎。

（夹白）俺还没娶媳妇呢！

二十年前骗过猪，

东走西串瞎胡忙，

只因骗死社员猪，

又游街来又上纲。

一口闷气改了行，

大锅饭里混大帮。

锄地放垅手头慢，

种豆栽瓜不在行，

别人一天挣十分，

俺挣六分还勉强。

东西邻居逗气俺，

送个外号骗猪郎

哈……

自从实行了责任制，

家家承包喜洋洋，

社员们养鸡养鸭又养牛，

养貂养兔养猪羊。
巧又巧这山沟里，
没有兽医社员慌，
趁机我又拿起刀，
老法骗猪我也忙。
走到东家喝两盅，
走到西家饭菜香。
烟酒糖茶我全要，
吃饱喝足赛过小皇上。

哈……（喊叫）骗猪来！（将帽子摘下扇风）哈……
这实行了责任制，连俺这号人也能上架啦？！这报纸、电台成天宣传要重视技术人才，可俺张善夫好歹也算个骗猪的嘛！不！应该叫个兽——医——员！张兽医员！哈……（向幕后喊）老吴兄弟！老吴兄弟！哎？昨天他托人捎信找我今天来骗猪，人哪？（又向猪圈方向喊）老吴兄弟！

〔内应：“哎！”吴老大上。〕

吴老大 哎哟！张善夫，这些日子打着灯笼难找你啊！（扯张善夫坐在树下石墩上，顺手拿出烟包）抽烟！抽烟！
（又掏出手巾擦汗）

张善夫 哈……（接烟抽，发现吴老大汗流满面）哎！老吴兄弟！干嘛闹的满头大汗哪？

吴老大 咳！撵猪呗！

张善夫 怎么？心里长草——慌啦？撵得着嘛？！该喂就喂，该骗就骗，有病就治呗。来！（掏出酒瓶给吴）刹一口过过瘾……

吴老大 不……谁给治？谁给骗？就连你这个二十年前干了那

么一阵子，今天还成了香饽饽呢。

张善夫 哈……老吴兄弟，算叫你说对啦！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象现在这么忙啊！没想到这千家万户俺他娘的还成了座上客哩！这夹当俺这有技术的人现在不干，啥时干？你看！（甩动两条腿）我成天东奔西跑两条老腿还不够用呢！

吴老大 哎呀！那你可得好好的给人干哪！你还是用老法子吗？

张善夫 （大大咧咧、自以为是地）咳！什么老法子新法子，骗猪治牛、割割缝缝，反正是粗鲁兽，骗好了就行嘛！

吴老大 哎呀，现在连年轻兽医都是新法子上马啦，那刀是飞飞的……

张善夫 新法子老法子都一样！熟能生巧，咱是老经验更没错！

吴老大 （思索地）光嘴说不行！这可得订合同呀！

张善夫 （一怔）订合同？！……（又觉机会难得，急切地）对！订合同，订合同！订吧！

吴老大 （侧头寻思）这……

张善夫 这什么？不相信我？那你找那些嘴上没长毛的年轻人吧！我还真不服他们哩！（从石墩上一高蹦起来）那我走！

吴老大 （一把扯住张善夫）哎……哪来这么大火气？俺是说……

张善夫 说什么？还想臭败俺哪？哼！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脚的？二十年前俺出了点差错，骗死了头小猪闹的俺不成人样，连个媳妇没说着。现在俺就不想媳妇？！也得混个好名声么！再说……

吴老大 算了，过去的事，你就别提了，那你骗猪怎么个价钱？

张善夫 母的兩元，公蛋子一元五。

吳老大 咋？……

張善夫 （理直氣壯地）公蛋子一元五，母的兩元！

吳老大 （從石墩跳起）你這不是胡叫行么！比往年貴一倍呀？

張善夫 貴？老吳兄弟……（圍着吳老大轉）

（唱）你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俺老的不欺少的不瞞，
你养猪为的是发家致富，
少了我要发财叫你难上难。

好！就这样，要订下午订！（佯装下，一转圈却躲在大柳树后）

吳老大 （回头张望）哎……（将烟往地一掼）哼！这不活折磨人吗……真没想到还能叫骗猪的憋住象眼……我打锅猪食回来再说。（下）

〔張善夫从树后偷窥，见吳老大下，溜出来。〕

張善夫 哈……人民币就要到手啦！（打哈欠）他娘的！俺还瞞了呢，睡一觉等他！（将包放在石墩上，帽子盖在脸上，躺在石墩上）

〔玉芹急上。〕

玉 芹 （唱）刚才我走了十几家，
社员们正愁没办法，
再不抓紧快动手，
社员的损失就更大。
吳大叔他对我放心不下，
我要用行动说服他。
我忙把工作服身上披挂，

兽医员骗小猪责任不在话下。

（进屋穿上白大衣，背上兽医药箱复上）我先进圈骗一些小猪让大叔回来乐乐。（下）

〔幕后传来小猪叽叽叫声，惊醒张善夫从石墩滚掉地，站起细听，跷脚张望。〕

张善夫 嗯？

（唱）忽听那猪叫声传到耳边，

好像似有人儿来到猪圈。

（蹒到石墩上张望）

我老张仔细瞧啊仔细观，

别让那同行入夺我饭碗。

看打扮这个人象是女的，

我得去和他俩来把理辩。

（向前跑几步被石头绊倒，帽落鞋甩掉）

他娘的！真怪，出鬼啦！？（又细看）真是个女的，烫的发，哎？象个新媳妇！（想起什么蹦高骂起来）老吴头，你他妈真不是个人，一个劲找我骗，闹了半天熊我！他在哪找个新媳妇……哼！不怪刚才合同没和我订到底！（张望半天）哎？骗得还挺麻利的……真是新人新事出现在新国家，新媳妇能骗猪？！（瞧不起，嘲笑地）哎！你别说，骗的还真不错，小猪撵地就抢东西吃。（抓一头小猪看）嗯？她这个刀口开的好啊！对呀！都嫌俺的骗猪法旧，要想吃这碗饭还真得学点新招。（跑猪场寻找，见一头小猪跑着）哟，这一头小白花猪俺抓住学学她的刀法……（急捉猪，取出骗猪刀具，用劲骗完放走，边观察小猪边收拾刀具）

〔玉芹擦汗上，发现张善夫。〕

玉 芹 大叔，你找谁呀？

张善夫 我不找谁，骗猪……（又忙改口）不！不……

玉 芹 看你大叔，说话怎么吞吞吐吐？

张善夫 这你就别管啦。可我告诉你，我和这家要订骗猪合同啦！

玉 芹 你也是骗猪的？咱们是同行，就是订了合同我就不能帮忙？

张善夫 （板起脸）哼！说的可倒好！

（唱）这咯可不能这样唠，

你安的什么心俺早就知晓，

俺俩家的合同就要订好，

你想从中捞一把办不到。

再说你行么！啊？一个妇女，还是个新媳妇吧？！这可不能乱来啊！

玉 芹 大叔，看你说的，社员急地直转转，管她是妇女，还是新媳妇的。能干就该动手干嘛！

张善夫 合同一订俺就干，你猪鼻子插葱装大象！哪来的？

玉 芹 我……

（唱）要问名和姓俺叫王玉芹，

家住在王家沟和这是邻村，

刚结婚到红岭把兽医担任，

论手艺咱们都是同行入。

张善夫 哼（龇牙裂嘴）少和我拉近乎！

玉 芹 （唱）社员的猪牛羊若是有了病，

你我都该动手服务要殷勤。

山沟里交通不便兽医少，

大叔啊咱可要为社员多操心。

大叔，你骗猪什么价钱？

张善夫 公蛋子一元五，母的两元！

玉 芹 哎哟！骗猪有规定，这么贵不合适吧？

张善夫 贵？市场有议价货，俺就不许当个议价人？

玉 芹 大叔，那可不行啊！

张善夫 什么？不行？

（唱）好一个大胆假兽医，

来到红岭把人欺，

我看你还是少惹事，

休想骑着毛驴当天梯。

你这样干我到大队告你去！

玉 芹 别告，大叔，有话咱慢慢谈！

张善夫 慢慢谈？哼！（上下端量玉芹，小虫咬脖子，用手狠打了一下）

玉 芹 （好笑地）嘻……

张善夫 你“嘻嘻”什么？

（唱）叫玉芹你不要把我要笑，

你看看我上身猪屎下身尿，

为了挣这块八毛，

我不怕脏来不怕臊。

你个妇女跳圈乱割瞎胡闹，

为抢我的饭碗实在不可靠！

玉 芹 大叔，现在上级有规定，没票的兽医不能乱干哪。我拿份材料你看看……（进屋）

〔吴老大手拿猪勺子上，突然瞅到猪圈边一头小白花猪晃晃荡荡死去。

吴老大 哎哎！这头小白花猪怎么啦？哎呀！（提起小白花猪）啊？死啦！是谁骗的？

张善夫 啊？死啦！

吴老大 这留种的白花猪谁骗死的？

〔玉芹从屋里走出。〕

玉 芹 （顺口便答）我刚才骗猪啦！

吴老大 啊？你骗的！侄媳妇，这不打哈哈！

张善夫 （假装着急地）这……咳！老吴兄弟，答应我的事你怎么找她干啦？

吴老大 （将猪往地一掼）这……这不纯心叫我难看么！（气坐在石墩上）

玉 芹 （抱起猪细看）啊？

（唱）眼瞅着这小猪死的好惨，
好像那开锅的油把醋添，
两年来俺凭着勤学苦练，
会治会骗俺技术学的全。
刚才我骗猪时精心细致，
这事故太突然叫我心不安。

（思索）咦？刚才这老头在这……（细看猪）不对，是我的刀口。是不是小猪原来就有病？

吴老大 （听话气愤地）啊！原来就有病？我家小猪象一群欢虎似的，圈都圈不住，哪来的病？

玉 芹 大叔啊！我看你叫猪愁的直转转，就瞅空把三号圈的猪全骗啦！

吴老大 啊？三号圈全骗啦？……哎呀，天哪！（气地直拍大腿）这还不知得死多少头呢……

张善夫 （心虚忙说情地）老吴兄弟，算了吧，常在河边站哪